

歇

菴

集

先兄周望先生行略

先生諱望齡字周望人稱之石簣先生先生  
曰吾志學甚苦其且有休歇者乎榜所居曰  
歇菴故人亦謂之歇菴先生系出潯陽先世  
有仕於台者家焉遂爲台人後自台徙越居  
郡城之坊又自坊徙堰坊與堰皆以陶名先  
生修世本曰吾傳其可信斷自宗陽公而下  
宗陽始居堰者也由宗陽公六傳至介菴府  
君諱愨業儒未仕配金實維高祖考妣七傳

曰方塘府君諱試配馬實維曾祖考妣八傳  
曰庸齋府君諱廷奎配商實維祖考妣曾祖  
洎祖俱以歲薦起家教職又俱以先大人貴  
贈工部右侍郎曾祖妣祖妣

贈淑人先大人曰泗橋府君諱承學由丁未進  
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致政歸以先生史官  
秩滿

進階資德大夫歿

贈太子少保妣王

贈夫人董

封太夫人先大人二品秩未滿後俱以先生貴  
加恩者也自高祖考而下皆自有誌傳方先  
大人之以憲副視兵九江也太夫人夢雙鶴  
唳於庭覺而婉遂舉辮子先生長字之曰達  
次日适焉相者金生來謁先大人命持兩兒  
視之曰長者貴次未可知也後遂不育先生  
既貴復遇之贈以詩有四十江州夢裏程逢  
君重問舊啼聲之句先生生而岐嶷弱不弄

進止皆有度雖在孩穉見之者肅然方五歲  
未就塾也人命以句曰中舉中進士應聲對  
曰希賢希聖人其雅尚固爾不獨以敏慧稱  
也既就外傳問所親曰吾欲爲聖人奚道而  
可所親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奚若曰主  
敬必危坐危坐者跪坐也乃跪坐終日足痺  
不敢怠先大人以左方伯之官河南攜家自  
隨族祖母王貧且寡誓不二庭先大人絕憐  
重之令太夫人視猶母借之官中道病亟太

夫人將與偕返問先生曰若從父邪從母邪  
時先生甫七歲拱而答曰男子固宜從父遂  
與仲兄虞仲行時年亦九歲耳共昇坐終日  
相對問答皆世外語詳在先生所爲虞仲傳  
中是後皆讀書官舍宦橐清苦齏粥不厭先  
生與其兄課文譚道怡然安之年十七補邑  
弟子員與外兄謝開美友遂致力於古文詞  
搜討百氏力追先秦所稱中原七子非其好  
也方是時楚相擅政以一品再考謬引退九

列皆具疏請陪京諸公亦謂宜爾先大人  
方爲宗伯旣雅不欲附之時彖宰爲同郡趙  
端肅公先生與其子公雅友未測公指語之  
曰留京觀聽實係尊公生平圭璧之望幸勿  
令微跡見黜也公雅曰然歸告之公曰善疏  
旣具公不肯署名事遂寢年十九就婚於燕  
邸時大理卿燕陽商公方以御史持節校士  
三輔先生旣處甥館得盡閱都人士所爲文  
卽燕爾之初日弄文筆泱旬遂成裘焉族兄

懋中比部見之歎曰弟好學何必遂遜東萊  
俄而先大人解官歸虞仲且厭世去先生悲  
慟趨而還壬午罷試復之燕受業於橋李黃  
先生之門甲申復自燕返補試於睦州時閩  
儼庸林公視學兩浙有知人鑒見先生牘絕  
嘆賞以爲浙士無兩縣花紅遍索之會先生  
已發去乃檄冠其先所試士子廩明年遂以  
第二人舉於鄉時伯兄德望亦舉於留都人  
相與慕羨之先生不屑也都試罷還讀書土



城山蔭竹面流歎咏自得時歲連歉甚澇復  
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先生作悲哉行多虎暴  
先生作猛虎行以志刺歲己丑以第一人舉  
於南宮

廷對擢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與焦修撰弱侯  
讀書秘館朝夕相激發於是專致力於聖賢  
之學寓書輿齡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爲究  
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弟聰明  
宜蚤悟勿似而兄辛卯德望復棄世先大人

悲且病先生聞訃請

告亟歸以慰親志退卽與奕齡論學得奇書共  
讀之聞疑義共析之寒暑弗輟既有所覺復  
曰此依文解義不足用也舍之求自得於心  
然後可朝夕視先大人臆相與徵論於前間  
有微中則先大人爲一解顏病亦漸損甲午  
奉命詣

闕補原職同修

國史撰開國功臣傳會南充陳閣學卒於位史

局輟遂弗竟厥緒乙未分校禮闈得今庶子  
湯嘉賓等共十九人皆一時知名士交公安  
袁宮諭伯修南充黃宮庶平倩日相究竟遂  
有詣入乃與爽齡書言此事本非難構讀書  
人聰明聞見自塞自礙耳又云吾近與袁伯  
修先輩及一二同志游從消釋拘累受益不  
淺然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大踏一步  
方始淨盡是年考滿既祿

慰父母

封嫂商孺人曰吾持此可以歸矣復請

告返越道吳從吳令袁中郎語三日上剡溪謁  
海門周子嗣是咨請扣擊往來靡聞然每自  
指膺曰吾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新論  
手足抃舞趨語爽齡曰吾從前真自生退屈  
矣戊戌先大人棄養先生率爽齡祖齡治喪  
如禮共寢堊室中讀禮之餘靜默相對而已  
庚子服闋辛丑奉太夫人北上復補原官無  
何轉太子中允撰述

制誥時

東朝始建

覃恩被於庶寮

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休先生體素羸劣至是益憊曰吾乃用身命博寸祿邪卽思解去未果時黃平倩及左侍御史王大道安等五六公皆先生友適俱在相與朝夕過從

月餘平倩

疾去先生曰子行吾亦從此逝矣歸請命於  
太夫人大夫人曰吾崎嶇此來席未煖而遽  
去何孳孳邪於是先生謀改南徐爲引身計  
而當事者頗見重苦相繫維不數月以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試留京事適竣  
而爽齡亦濫舉浙闈遂間歸攜以報

命拜太夫人於邸中太夫人爲之粲然一笑俄  
而妖書事起當事者初無所適莫屬有細人  
構其事詞連一人大寮時

上方震怒勢將不可測先生曰如此則大獄興後  
反覆相噬禍必有所中人臣不足惜奈

朝廷何既與所親私言之復誦言之當事者當  
事者曰吾心也力爲營救事乃得解時王道  
安復以使去先生居長安塊然無徒日夜念  
會稽山水會太夫人宿有火疾在京師久烹  
煤飲齷勢乃增劇意亦思歸計遂決甲辰三  
月充

廷試受卷官踰月乃杜門上疏言疾狀乞骸骨

以歸報

聞不允先生曰吾小臣請而見齋此異常

恩數吾不可以不仰體當事者之盛心然業已  
許吾友以去今老親復呻吟思越吾其可遂  
止乎再上疏乃得請既抵家太夫人疾甚先  
生扶伏淋第增損湯劑數月乃聞居暮年

詔起國子監祭酒先生上疏言臣母年已望七  
素患痰火延至去歲陡爾沈綿臣抑搔肢體  
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噬指且臣聞陽城



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  
母牀第之間趨

簡書千里之外悖倫敦德不孝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作人亦安用此疏聞

詔以新銜在籍時四明歸德並解政柄所親私  
語先生曰山陰且富國矣先生愀然良久嘆  
曰浙人之禍自此始矣已而果然初豫章李  
穉山以師道自命先生聞其風而悅之爲作  
招隱篇逮至越則築屋曹山之間館之鼎

時繼人或問其長先生曰其嚴足檢予放其  
毅足起予懦吾不知其他寢膳之暇則與晨  
夕焉戊申太夫人病乃亟先生憂勞醫禱顏  
色劬瘁已酉二月竟不起先生躄踊悶絕如  
不欲生先是朝論喧沸槩逐浙產波及先生  
先生不爲動至是有爲申理者引喻稍過當  
先生乃蹙然曰吾何敢當此或又言先生以  
親故夔伏里閭就令卽以簡書召未必肯絕  
裾來者先生泫然曰是獲我心矣使吾母能

百年望齡卽沒齒屏棄何恨因歎邑不能已  
時與齡輩與先生伏塊倚廬如戊戌痛稍定  
間亦閱書祖齡從問老莊滯義先生輒爲疏  
釋率爾之言遂參玄詣無何乃遘疾疾未幾  
遂奄然而逝距太夫人終堂之期僅百日嗚  
呼痛哉先生服膺文成之教嘗稱曰道之不  
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  
道道則事妨道於是實實擴虛交瘡而迭勝  
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

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卽其物物卽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堯舜之所以君伊傅且奭之所以臣宰相與講明之授時敷治陳訓矢誥其義也明廷位著其講肆也荃宰長貳其人也周衰教失而道事始裂夫子傷之故曰與吾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以言道之卽事也文成躬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獲本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施於用也逢

比讓節左史讓文管葛讓政穰苴讓算而其  
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匡朝定至勞濟甚險  
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遝歿鈴呼吸  
而皆著明深切之教也所明卽所行所言卽  
所用於是儒者疎濶無用之誚與理學家虛  
靜閑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文成業以身示  
之而道德事功之塗昭然合爲一轍愚嘗論  
古今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韋布  
渙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

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其大指具勲賢記及  
聖學宗傳序中語多不能具載亦足以明先  
生之所詣矣於宋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鉅於  
近世悅龍溪子近溪子輯肝江語要龍溪書  
輯未就也未歿前數日讀王奉常楊宗伯書  
猶手自節略曰是可爲學鵠慈湖師陸文成  
之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裔先生於其道亦  
既食其實而咀其髓矣乃終身退然自居於  
學地卽庸流單士片語近道皆折節下之又

雅慕晦翁之醇篤曰此誠足撫范來學防末  
流猖狂無忌憚之波

高皇帝識高百王獨取以訓多士厥旨淵哉生平  
無私蓄請俸之入以奉二親均兄弟餘及宗  
黨之貧者或勸之施先生曰吾何愛於是顧  
用之自有序耳儉於奉已布衣蔬食終其身  
然所衣被飲食固無筭居長安邸中如郵傳  
親屬來投之坐客常滿先生未嘗厭怠至於  
振窮起疾樵露齒歸滯颯固然而已非爲德

也居恒未嘗拒客謁入卽隨而出所處不爲  
深嚴入其門無門者闖其閨無閨者履其榻  
起之枕席之上卽怡然與相對宗之人卽室  
人詬譏亦來訴之訴輒移晷不肯去至不得  
朝食色未嘗忤也平生寡言笑終日相對不  
發一語當

國家利害所倚幾伏而未露先生間揣摩之曰  
是後當爾後無不盡爾者其閨門所處情事  
頗難而先生委蛇其間區畫甚微帖然盡服



家庭雖肅遂無間言臧獲之微不輕譙讓而人自悚息終先生世未嘗敢有怙勢侵小民者外似夷廉隅甚峻貌若渾涇渭甚分氣若怯負義甚勇應若遲赴機甚捷蓋收其剽決之犀利包舉之弘博而盡藏之奔斂挹損之中人未有知者惟族兄幼美與先生善曰是足以相天下矣而竟不及施用悲哉方先大人之罷宗伯歸也所居屋三楹耳先生既登朝告歸侍養輒羸諸隸人之舍先生宜之歲丁

西爲先大人八十壽始就其側益數椽以爲  
客至今十數年竟弗克就先生曰以視吾先  
世則已侈姑安之可也太夫人旣倦勤謀以  
遺業授諸子素業旣薄分之遂不給饘粥先  
生益以奩產於是人獲田半頃焉先生復分  
所受二曰虞仲未祀吾無子視兄弟之息多  
者其俾主之與奭齡輩聯牀臥動浹旬月未  
嘗入內或勸爲似續計先生曰吾不能學陽  
公不娶以致兄弟之愛意每媿之是區區何

足置懷抱間邪體素羸劣不能任勞苦而惟  
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  
每見林薄蒼翳清溪縈洄則解衣盤薄嗒焉  
忘返或至山水竒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褰衣  
而涉踐苔捫蘿凌犯危蹙從游者戰掉却足  
而先生翩然獨詣境窮後返宿萬山之巔則  
必侵晨而起以觀煙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  
未嘗不浩然而歌迢然而嘯流連而不能去  
也性絕飲酒濡唇便醉而情境所會或引

數卮嘗與袁中郎游頽然至醉兩人掖以行  
中郎笑曰見周望醉亦黃河一度清也生平  
所游履嘗一登洞庭兩上白嶽窮台宕之幽  
峭覽天都之奇勝循雙徑以陟天目泛巨溟  
而臨寶陀幽絕處往往皆有題名至於吟咏  
之佳什碑板之雄文紀述之短篇無不可誦  
盡載歇菴集中先生讀書不事章句爲文必  
自己出法甚嚴而意足自恣金石之作儕於  
昌黎游戲之文往往出二蘇之間末年益老

然不肯以文自名當其參叩精猛則焚棄筆  
研動以歲時纔一屬思又復精好殆天授與  
所著有

制草若干卷歇菴集若干卷藏於家疾之日宗  
老禱於家廟里民走於鼓祠舉國遠近皆皇  
皇然迨其歿則居者室嘆行者道悲賈者市  
泣僉曰陶公且死吾輩無爲爲善矣當先生  
之始歿也發其囊無數鏤之金啓其篋無徑  
尺之帛門人致穩始克斂焉然而編柩之屬

皆猶矣後月餘郡人士列上其行聞於督憲  
使者時爲浮梁陳公實肩文成之墜緒與先  
生臭味相取重遂檄下郡邑祀諸黌宮併陪  
祀文成之廟不數月又祀諸虎林書院并爲  
具疏稱其清真恬澹不受滋垢飄然風塵之  
外且其學脉接之王文成歸嚮獨契錢德洪  
宜與兵部侍郎許孚遠一體予謚疏

聞不報然論者韙之先生疾且革召奭齡曰吾  
生死惟親幸葬我父母之側既奉遺命治槨

而事勢偶格竟隕成言今將卜壤先塋左右  
令神明呼吸可通耳先生生嘉靖壬戌七月  
二十二日卒萬曆己酉六月十七日享年四  
十有八通籍者二十一年三以告歸里居共  
十五年立朝者纔六年耳先是祖齡連舉三  
女太夫人憂之先生曰吾女一焉命爲之乳  
遂以字其同年今廣東布政司叅議劉公毅  
第三子某持服者爲奭齡長子履平子婦董

氏焉

萬曆庚戌嘉平月且不肖弟與齡拔血書

兄駕部員外郎允宜填諱



祭文附錄

嘯周海門

諱汝登

嗚呼兄抱病弟不及一詢症候兄屬續弟不及一視斂舍聞訃月餘而始得臨棺致慟匪弟于兄忍爾疎慢初以驟不及聞而繼以病不能步勢實爲之兄其諒予否耶弟與兄談朝聞夕可之學而兄深研有獲死生之際當自脫然乃弟猶不免爲兄痛楚悲傷豈以世俗之肝腸事兄而未爲知兄之深哉則亦有甚不可勝者迫于中耳人不學學不

勇猛雖壽百年何益惟兄生一日有一日之就將  
天年少假聖域立躋而中道摧殘未見其止則弟  
不得不爲兄痛正學難信真友難逢兄契最上真  
宗三三不雜而弟有直截之句樂取不疑肝膽相  
傾茶鍼相合十餘年來愈久愈孚或弟泛鏡水之  
舟或兄鼓剡溪之棹合併留連每每一笑相視蓋  
兄謬謂近百里而得朋而弟亦慶畢此生之有託  
乃別未旬餘遽先奄逝使弟從此行將焉適口將  
誰開而悵悵餘生何以自了則弟又不得不爲身

痛兄養深識定使居政本旋轉自效于朝廷爲棟  
爲柱卽恬退野栖而休光莫遏于天下爲鳳爲麟  
慈心至行雖樵人舟子莫不知名于鄉邦爲藿爲  
蔡學問真修足以標準末學于士類爲斗爲山文  
章著述可稱宗匠于聖世爲雲爲漢兄之係于當  
世關于吾道者爲何如而今長已矣則弟又不得  
不爲當世痛吾道痛也嗚呼弟之深悲極楚迫于  
此中者其可勝邪其不可勝邪世之悼兄者謂兄  
官不至

卅年不逮五十而後不錫一胤乃弟不

謂然張子韶官止侍郎而當時赫赫者難與論崇卑張敬夫年四十八而一時長年者難與較壽夭程伯以正叔之子爲子而脈演千秋誰謂後嗣之不昌觀三子而兄可知矣又何憾乎故區區之痛有在彼不在此者雖然人生一切俱如大夢夢中之痛竟復何爲存不爲生沒不隨死虛空不壞聲咳猶親謹以瓣香尺帛用奠兄靈道情友義有言莫罄兄其來格鑒之言表嗚呼尚饗

秣陵焦漪園

諱茲

昔始見君巳丑之歲余在方初君志亦銳讀書談  
道握手歡然抗心希古自以無前剖析疑義游心  
幾微聞者河漢君獨不疑謂相推挽可登道岸出  
其緒餘匡時拯難二十年間離合相兼余以讒擯  
君秩稍遷意終合并以旣厥緼豈期一疾遽殞其  
命嗚呼痛哉君勤于道而志未了孝于親而後莫  
嗣顯其身而願未伸豐于材而用未試問譽空長  
聲容難跂獨留文章照曜天地嗚呼痛哉念世事  
之如幻同一盡于百年方峩峩而玉立忽茫茫而

颯旋手遺札以自疑欲相從而靡緣涕洟瀾而莫  
禁聊寓哀于片言嗚呼痛哉尚饗

會稽劉乾陽

諱毅

惟兄至行淡寂是甘孝友忠信衾影不慙惟兄温  
粹千頃汪涵獨見定力宇宙可擔性愛靜修瞿曇  
兼契泉石烟霞聞奇卽詣堅白較如呶口曷翳讀  
禮過哀湓爾遺世以毅不佞謬附賢書長安月夕  
攜我躊躇惟道之規肝膈我攄憐我愚悃爲我延  
譽我旣外遊孤踪靡凭手書慙慙意自我訂出入

偶遭肯隨遊鐙數載家居吐露尤罄貌焉外吏色  
悻仙班齊大非偶分絕躋攀申之世好一諾如山  
戢此高諛古道可還洎我北征走東言別貽我好  
音太剛戒折閩事已徂酒後捫舌筆跡宛然迺成  
永訣情至哀生烏能不慟薄醕濁漿我忱是貢仿  
佛見兄此生是夢嗚呼尚饗

王新篔

諱志遠

公深于性命之學年不及艾豈其厭世謹囂以衆  
香國裏爲菟裘遠躋淺安能知之遠所竊用悲悼

以公文如韓退之度如黃叔度與我並世而仰慕  
之不翅古哲者莫如公前乎此所沾丐于公而未  
嗛意尚冀以異日而今已矣嗚呼哀哉曩與劉觀  
察書謂司成頻年耽寂猶不免爲當門蘭令胸間  
時起五岳此語不知曾聞于公否由今而論悠悠  
彼蒼豈亦隨世態目攝公邪

華容孫湘山

韓羽族

孫子喬

諱毅

粵稽委婉星紀之墟箕龍房駟重暉孰如日珪月  
瑩鍾祥石匱玉簡金文肇厥禹會五星其聚詰人



篤生孕靈自昔匪今伊今嘉貴振振載誕之珙旣  
曰鳳雛亦曰龍種龍種鳳雛苞符用章周情孔思  
循官馬班海運則徒以六月息連翮垂雲匪二而  
一成六而七詞吐爲經神仙領袖天子儀刑讀書  
中祕何以照之帝座之蓮太乙之藜手衡玉尺程  
材短長相馬南北超乎驪黃比於狄門桃李森植  
吉士藹藹化爲松柏松柏維何隆棟則多有馮有  
翼受福則邴帝曰學士景福爾僕爾齒爾性敬哉  
初服皇矣錫命爰陟爰襄與代作楛司成孔優云

胡言旋玄以養恬言觀台下正符且千儲相稽山  
鸞臺需矣召之自公席匪虛矣溘然仙逝遽隕其  
槐山頽人萎嗚呼哀哉文喪於天兮道墜於地藏  
嘗禹穴兮夜臺奄闕侯等同榜與館兮鰲頭眈視  
今視箕尾兮邦國殄瘁藐穀小子兮非馬斯駒因  
師及師兮斯風斯遺遡流尋源兮已而已而嗚呼  
哀哉北斗迴兮玄暝東壁隱兮陰雲杵林兮如喪  
鼎彝兮長銘潛然向風而投帛舛兮魂乎聞兮無  
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雲間何士抑

諱三畏

古稱聖哲若弗克見余之在籍慕公若眷亦既見  
公我心係戀古稱知己不能爲別余之在官事公  
惟切亦既別公我心鬱結別未幾何公遭母憂公  
之兩淚爲母不收余以書弔黯然意愁弔未幾何  
旋聞公喪公之一死爲母摧殘余以位哭盡然神  
傷所哭公者未償名爵公之辭榮藏丘栖霞天下  
仰公公不爲曠所哭公者未諒出處公之相望九  
鼎大呂天下忌公公不爲齟人之哭公或以無年

公雖不祿而神行天當其去也爲佛爲仙人之哭  
公或以無兒公雖乏嗣而文在茲及其沒也爲祝  
爲尸如公而死吾道何恃濂洛之宗孰傳其旨如  
公而死世道何底江河之流孰挽其否余以此哭  
寧哭我私吾道若墜世道如絲九京莫起其能弗  
悲百身莫贖其能弗思因哭祭酒再哭相師人不  
出境年未及暮兩星同隕雙壁共虧龍山翠失鑑  
水波靡天豈喪斯而厄一時誰爲此者搔首問之  
余受公知道義之雅諠宜哭臨素車白馬不能奮

飛遙奠于野絮酒在罍炙雞在把遊畏壘鄉望香  
山社奏此誄詞哀情略寫惟靈洋洋來歆几下尚  
饗

閩施麟陽 詩三捷

嗚呼噫嘻夫先生聖代醇儒清時碩輔天不欲壽  
吾道邪何奪先生之速也嗚呼痛哉蓋自越有文  
成猶之魯有文宣先生崛起其後靈根夙具詩信  
獨真蓋自蚤歲掇大魁周歷清班儲相館局國史  
玉冊之制文華爛焉才名榮遇指指當世鉅公無

與伍而先生視若絢空之雲漠然不加有無於心  
惟以大道當明急於水火前後服官聯率同志孜  
孜講究不倦邇以大司成拜章養母周旋子舍以  
暇時與名賢尊宿交叅互証本性日益洞徹而境  
詣日益淵邃慧不入狂修不墮冥直透姚江祕旨  
而遠符沐浴正宗於是先生之道成矣故身方優  
游鏡水而鼎鉉之望愈隆知先生者不啻以東山  
涑水相期許謂大成經綸有用道學行且見之而  
俟焉梁木與嗟大星告殞先生之無祿乎哉寰寓

之人之無祿也先生未逝之前四月太夫人以病  
謝世先生孺號哀極而竟身繼之此實至孝根心  
與母氏相爲形影之明驗先生之目瞑矣如斯世  
斯文何哉嗟嗟四大可捐一燈長照先生歿而其  
心在文宣文成而亘天壤不亡也先生亦與爲不  
已哉況繼是有續求其脈而究未盡之用者卽先  
生之盛德大業旁魄四塞于宇宙也又何憾之與  
有維是捷也承乏鄰壤幸得覲芝顏佩矩訓以免  
于大戾而今已矣俛俛乎如迷途之罔導矣怔忡

之思曷其有極爰是潔繁剡芷載明信而薦之箕  
尾之靈靈其赫奕賚我思成尚饗

山陰祁夷度

諱承燦

烏乎老成凋謝莫莫可疑斯文中委乃失石師月  
墜中河峯摧半嶽千丈松崩曾霄星落天不可問  
敬問先生生也聞氣逝豈混冥將龍將雲其奎其  
壁碧落何官韋編何述疇夜不旦胡潮不迴先生  
一遠誰招能來遡先生胷晉大司馬泉明貞白代  
有偉者會稽之秀爰發雲門文章德業祖祖孫孫



象簡盈牀列戟聯屋七葉俱興談宗譽族維我年  
祖秉道益尊如淵如玉爲匱爲敦卓生先生夙抱  
玄慧勝帶軼群聖童人瑞科名爲起天下一人稅  
壇建表隻字千緡摘藻玉堂煌煌史筆三代之遺  
千秋典則春宮講幄璧水橋門魏乎泰岱屹峙乾  
坤人欽名世帝識貞良端揆虛左海宇用康乃先  
生心味冲服素雖迹則榮靡違菽布不禪而寂不  
玄而虛蕭齋兀坐阻道之腴邇籍廿年宦惟數載  
庶幾靜謙退不逢害世波日險先生日夷逍遙齊

物養生最宜名位幾捐大年斯獲忽爾歸神司命  
莫測至尊瞻念天不憇遺里巷輟春殊方共悲余  
以世盟不啻禰孔先生我愉規礪珍重幸叨微祿  
敢忘水源藏珠有積手澤尚溫聞訃驚魂爲位而  
哭馬策西州百身何贖吳酸楚瀝聊寫我思先生  
听然尚鑒我私尚饗

族兄懋中

諱允宜

惟君與我族屬比肩而齒相距十有二年我第南  
宮君方總角又復四齡見其制作如玉斯潤如

斯鮮執此以往所向無前予謫晉陵是在癸未賈  
捧朝京與君同詣連鑣而騎共榻而眠談今邇古  
究極人天及至甥館連篇積帙館閣文宗見之失  
色乙酉巳丑鄉會大魁人疑早達我曰允諧豈惟  
制義冠絕當世構賦摘詞諸體畢備詩則初唐文  
則西京屬詞造理實本六經六經爲榦萬緯爲翼  
聃老迦文三教歸一宿根旣異法眼更超尋常軒  
冕視彼蠓蠖坊局清僚成均重地若將挽馬急流  
勇退見幾獨蚤立腳獨牢白壁青蠅反舌相嘲譬

人唾天不著天體覆墜其身自污而已緊先少保  
獲奉考終夫人病久心竭力窮與母偕亡普天同  
悼而況我曹肺腸相照易箐之夕我在武林寢而  
見夢如訴厥心昔君在朝人謂其相我謂衰宗非  
所敢望但期皓首明道淑人楓山平泉庶幾等倫  
楓山之高平泉之遠踰彼耄期芝蘭乃發君子所  
學殆勝兩公而我恨君未盡與同嗚呼哀哉無如  
何矣往者不追來者可啓樂天之樂伯淳之淳位  
厄厥施嗣續未伸白有敏中程有正叔承其遺體

以引以育道脈堪傳學力堪培門祚之薄復何患  
哉先君之薨四十有八君當其年我心增怛蓋棺  
以來閱歲于茲欲陳短誄莫展片辭吁今歲暮言  
厝于墅卹典方來玄宮待舉酒不盈罍肴不列葷  
無窮之痛聊侑斯文尚饗

錢塘門生翁子先

諱汝進

大道之隱三教紛馳各競小慧誰實其慈猗嗟我  
師超然獨詣頓契本心不階思議密修顯證何釋  
何儒中窮道祕示之如愚抱其真常逍遙塵外以

澹爲茹以慈爲漑南官冠冕東禁儀刑棘圍甄藻  
蔚爲世型進也何知辱師桃李我植我培恩深靡  
似一綰吏綬四方馳驅莫勤請事徒愧居諸煙月  
武林風帆京口幽鏡玄輪迎機善誘我聞性祕如  
獲寶珠刮磨習垢永矢弗渝形神倏違倍覺矻矻  
時屢手書錫之津筏方擬杖屨朝夕追陪飫餐法  
乳以超塵埃聞大母喪松摧栢折甫束生芻聊輸  
我戚胡天弗憖梁木復頽豈其孝思瘠不任哀乃  
傳易簣酒然蟬蛻衆方怛焉師曰予泰空華水月

本無去來貧無以殮師亦何哀獨茲迷津倏違良  
導一葦焉如望洋自悼誨言在耳敢不鏤心永懷  
明德薦此芳馨尚饗

廣陵門生

王聖俞諱納諫 史蓋卿諱起元  
鄭仲穎諱茂華 錢伯正諱嘉說  
李逢生諱之達 阮玄實諱應芳  
倪賁白諱文煥 杜于衡諱方生

烏乎我師得聖之清匪我云諛道載之名真人天  
際獨立亭亭偶來人間甲第華纓埋照杜機應物  
呈能淵無留影谷非貯聲嗔喜不有妙湛者情寶  
退樂靜與世孰爭頃者深山縛屋崢嶸屏而獨處

嗒然忘形茹蔬衣褐誰哉公卿疎鍾遠岑唳鶴高  
冥敲餘藥杵供足茶鑪至樂活身誹譽不驚豈知  
彼蒼翻忌獨醒秋悲九辨夢奠兩楹烏乎哀哉我  
聞稽山陶爲冠族自我太翁見素抱樸八座有崇  
貞心不黷我師昆季蘭芷相馥恭承太母出入必  
告母懷桑梓師丐休沐秩是成均戀我慈覆溢與  
養違百身莫贖雞骨支牀想像哀篤聖室未返夜  
臺已築豈其毀與蓋亦云酷如玉斯賈生芻空束  
烏乎哀哉我聞在昔道高無徒以已揆物百瑕一



瑜未若我師其德不孤題材南國細大定摹心鑑  
既空手教亦劬凡我諸士邢水豎儒獎借羽翰被  
濯汚涂矧師撝謙粹容有愉提誨諄復餘言未徂  
曾是岱宗頽以須臾曾是相仍弔者在閭有悻吾  
神髓淚駢枯在遠將奠心與路紆尚饗

門生袁用晦祠部

諱思明

鄒道卿武部

諱志隆

陶衆甫大理

諱人祥

吾師乎何爲乎遽逝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名愛其  
位愛其身愛其名則暴之惟恐不著愛其位則居

祭文

附錄

十三

本衙藏板

之惟恐不高愛其身則圖之惟恐不給是三者日  
憧憧焉擾擾焉不得須臾寧夫是以聰明耗而精  
神盡也乃吾師何爲乎遽逝也師爲己丑籍第一  
人廷對爲第三人舉子業追宗四大家所爲古文  
詞不讓建安大曆諸人而師弗有也叩之輒謝不  
敏固請之則曰古今山河大地無不變滅豈雕蟲  
小技足不朽乎終日不寘一語卽之似孩望之似  
木雞不欲以文章著世俗蠡測謂其道近于虛無  
師亦虛無自命也是名所不能動矣往自中祕擢

大司成類得速化而師遷延需次者二十年先後  
予告歸者十年結廬曹山掩關謝事默參朝聞夕  
可之說或與有道術者流夷猶溪壑間輒自嘆其  
生平未盡徹悟如負重之難釋至語及仕路升沉  
卽掩耳去時有議其以退爲進巧于持後者竟一  
笑置之弗與辨是位所不能動矣師夙有淨因寡  
世味視此身如浮塵聚沫成壞無常平居不問生  
產不御玩好不親婉孌不飲酒茹葷卽後嗣之慮  
身世所最難割者師處之泊如以爲無斬宗祧猶

子卽吾子也安能強而致之是身所不能動矣夫  
既澹于名澹于位澹于身則全于真者多而取于  
造物者寡固宜爲期爲耄未有艾也何爲乎遽逝  
也蓋金之爲用可以爲鑄可以爲鏞而金性固不  
變水之流可以之沼可以之江而水性固不變人  
之形可以一日可以百年而人性固不變師能爲  
不變者而已存與逝非所知也彼爲名使者炫爍  
一時而師則木鐸萬世爲位使者或轉盼他屬而  
師則與泉石俱長爲身使者曾魂夢之無主而師

則通晝夜而知是誰逝耶誰逝而未嘗逝邪獨惜  
師之存也識者服其望而疑者不盡得其真其沒  
也萬世高其名而朝廷不得盡其用已焉哉其終  
不能起師于九原也哉思曠等執紼未能致詞何  
忍惟有望白雲而哽咽想音容而涕洟爾嗚呼哀  
哉尚饗

上海門生

喬時敏  
丁文煒

陸明揚  
陸燧等

出時敏筆

蓋我國朝南宮第一人其操行出處相肖者惟陸  
文定公與我師云文定恬夷雅正黃中通理而我

師清虛寡欲四時之氣自備其德性同也文定幅  
尺平遠典雅弘密而我師含華表璞清和淵懿其  
文譽同也文定入籍來家食什九簪裾什一而我  
師引興山林逍遙物外其栖隱同也文定潛神內  
典究竟涅槃而我師心轉法華萬緣俱空其精詣  
同也然始終有甚不同者文定歷仕三朝壽幾滿  
百而我師年甫踰強奄焉朝露其修短不同也文  
定致位宮保溫綸屢及而我師甫躋坊局未綰樞  
衡其名位不同也文定子列天衢孫枝遶膝而我

師敬通比尼伯道齊艱其胤嗣不同也其同也人  
其不同也天文定履其福而全收之我師履其屯  
而亦全收之造物豈以我師爲拘拘者邪嗚呼痛  
哉蓋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而論士曰行已  
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事業從靜養中來則爲  
崇閔從躁動中來則爲見小而文定與我師習靜  
山中洞觀無始借瞿曇之功力修姚姒之經綸不  
知者以爲箕山之棄瓢桐江之釣絲而知之者以  
爲莘野之耕鋤隆中之梁甫也惜也國家收文定

之用而未竟我師之用文定以不用爲用而我師  
用而不用其同其不同豈獨不幸者在師一身哉  
嗟乎世路羊腸廷評聚訟立朝者無毀難無譽亦  
難而文定與我師姓名不掛于人間軒輊不櫻于  
月且譬之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非獨善毀  
者不能玷其苦修卽善譽者亦不能模其姦節是  
宜多取于造物而卒止此豈文定已收其全而不  
令繼起者競爽邪雖然不齊之化我師觀之熟矣  
計文定與我師俱靈山會上人也生也無一物隨



之而來死也寧有一物隨之而去動名之不有而  
何有于官爵身世之不有而何有于壽數于胤嗣  
同不同之迹皆世人之所以觀師而非師與文定  
所自觀也而吾猶嗷嗷而哭隨之者獨以某等辱  
師湔祓得比于人師病不得問湯藥歿不得親含  
斂在三之痛百身難贖則所不能見師于九京耳  
嗟乎文定平生不與校士歿而稱門下士者寥寥  
也我師亡而有操文而哭之者師其爲某等舉一  
觴乎尚饗

蘇常門生莊龍祥

諱廷臣

祝孟型

諱可仕

戴鳳伯

諱可威

徐虞倩

諱儀世

王弱生

諱志堅

維浙之先代有大賢學則登岸文則如椽旂常俎  
豆煌煌後先猗歟吾師曰秉其全歲在己丑中天  
屆期師也載升聿維厥時片語落紙雞林寶之師  
於是時如鳳斯儀入侍講幄朝有俊彥出典文衡  
士有模範師于是時如龍則見樂天曠達淵明  
輕曰歸曰歸雙鬢未星青山入戶一燈常熒師

是時如鴻則冥帝曰賢哉臯比載錫士曰樂哉獲  
吾矜式師汜若辭如或弗克凡世所擅師皆若棄  
居常服食蕭然僧次與世泊如謂當久視云胡一  
疾騎辰忽逝嗚呼士于主司盼睐爲恩知我生我  
人亦有言泰山旣頽有涕潺湲山川間之道阻龍  
門勺溪之流薦以蘋蘩師聽不遙舉茲一遵尚饗

潤州門生王伯弼

諱懋銳

荆鳴玉

諱之琦

賀叔伯

諱懋功

維萬曆三十七年歲在巳酉月在辛未故國子祭

酒會稽先生卒於里於時朝野注意鎮囂息爭之  
理爰立之命心儀先生驟聆殄瘁無不悅焉自廢  
者其門人王懋錕荆之琦先後各以家難不獲赴  
又明年爲辛亥之九月始克偕其曹輩賀懋功裹  
瓣香束帛絮酒牲炙之儀走先生里中哭於其几  
筵而告之曰嗚呼先生而遽止此邪先生而可以  
遽止于此邪人患不知學學患多歧雖生百年而  
無益也而先生聞道甚早肩之強赴之疾惜寸惜  
分日殊月異一麻自寄如雪山九年面壁如少林

脫略塵根渾圓照用是先生之係于斯道者重也  
時事孔棘衆喙喧阗彼此共一是非夷跡溷一臧  
否不有至清孰鏡其源不有至定孰澄其瀾而先  
生之在野也曾未假變容疾呼第謚其意度後其  
風旨而已聳要人之隱姦於深機伏械之中以逆  
折夫燎原垂成之勢卽奉身而退而嘖笑繫桐江  
之一緡矚宇定汝南之月且跡不出嶼岩虛牝間  
而休采四馳矣祥麟威鳳隱見皆璠璿璣司南指  
顧皆經是先生之關於世道者亟也亟闢世道則

當世賴之重係斯道則百世賴之舉當世百世所  
共賴之責萃於一身而曾不須臾溘焉遷化先生  
而可以遽止于此邪然吾聞之關係者因身而有  
身者因生而有長年短年其生也蓋有限矣以有  
限之年負無窮之責則無論年之修短而必無能  
完其責之人以無窮之責取辦于有限之年則無  
論責之完不完而無可駐其年之理責無能完勿  
冀完焉完矣年無可駐勿羨駐焉足矣夫然則其  
來也忽焉如鴈之留影而其去也條焉如雲之銷

空尚安所寘消搖芥蒂于其間哉先生於朝聞夕  
死之學深研密証平時用功得力一旦到頭一著  
夫已灑然而銳等猶以關係世出世法之重且亟  
不能忘情于先生者夫亦夢中人談夢中事爭夢  
中覺而竟不自知其非實有者耳若夫高山流水  
之賞音金鑄石泐之誠契昭回雲漢之文章琢磨  
圭璧之行誼痛鄧攸于天道謬戴顛于星理猶以  
爲一人一家之私所論于先生者細而不敢陳者  
也尚饗

挽詩

武林黃貞父

諱汝亨

與子經虜別竟爲泉下人龍蛇災不免宇宙氣猶  
屯千古存神理一棺戢幻身寂寥元亮徑海內共  
沾巾

宣城湯嘉賓

諱有尹

半世疑情甚凭高一問天玉山終日剝梁木幾枝  
全果否彭蠡水將無盜躡賢斯文看喪盡底事不  
生憐

挽詩

附錄

辛 本衛載板



其二

滅度不滅度馮誰轉法輪衆生齊作佛住世亦須  
人徧地文殊藥傷昔魯國麟不堪長夜嘆空說火  
傳薪

其三

頻日着嘗斂逢師手亦張總無苛禮法得任性疎  
狂坐每連昏畫談堪決肺腸平生謂已矣百爾足  
相忘

其四

不惜蹄涔納何當大海枯壯陽一以蝕晦魄復焉  
蘇涎竭蝸終裂光盲兔亦徂怪來啼不盡累歲竟  
鳴鳴

其五

六合離塵俗相將到樂邦竹風吹舊榻樵雨落新  
腔定裏前身見重來顧影雙可知船子月分印越

王江

其六

窄艇浴湖入肩輿信寺留夜禪分茗舌春課拾花

覽詩

詩集

三二

本行藏友

車言  
勾共說千巖好堪成幾度遊山陰舊時道不意是  
西州

歸安門生吳緝侯

諱世熙

大道嫌多取先生爛七襄不聞楹夢奠忽應井生  
桑月旦無冰玉中原墮太行日難追夸父辰未熟  
黃梁念昔同門學評林百鍊剛翹車開國胄倚馬  
迫星芒儀附鈞樞習書傳祕閣囊春溫徐吐萼翼  
範早升堂風起知蘭蕙雲中見鳳凰垂髻名冠士  
繩武貴重光染翰天方麗鳴珂夜未央地疑仙洞

層屋是紫薇郎騎道山陰上家聲君子鄉荆花荷  
賈陸樛木夏周商三徑地偏好伊人天一方看山  
朝隱几點易夜焚香桃李羅群彥鹽梅擬八荒和  
鳴爲政在浩嘯會心長對面風烟水披襟薜荔牆  
靜含龍氣幻開笑燕泥忙夙慧元深慧空王亦素  
王寡言非畏世真率卽康莊徹底澄潭月無根彈  
射章祗能依道直自不覺身妨典雅消多口潮聲  
洗結腸乾坤容鶴立南北任鴟張不有陳留傲安  
知文子芳徵書方管簫視艸借縑緗歸院金蓮待

抽毫宮錦償樓成李賀賦鵬報賈生歿曾讀招魂  
語誰呈續命湯三尸妬精爽二豎據膏肓病爲貧  
虧藥身因孺慕亡露華今日盡彝鼎九原藏事已  
成摧棟人猶問弄璋無兒同伯道有弟挾干將門  
士明千古聞啼訴彼蒼夜臺勤定省猶子薦蒸嘗  
那假延陵達元無卜夏喪一塵寧帶往渾沌總飛  
揚妙旨驚花雨重吟送北堂



陶老師文集後序

蓋韓退之有言化當世莫若口  
傳來世莫若書而秦子勅稱虎  
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性有自  
然非關飾畫明乎立言之紀予  
三不朽也所從來矣會稽陶老

師質茂冲和學窺中秘生平絕  
無聲色伎樂之嗜而獨深湛好  
書當其屏人獨對香一縷茗一  
甌意有玄晤嗒焉喪我蓋寸心  
之神往與千古之靈秘悉發之  
文詞耳食者訝文詞之淵懿而

不知老師固有負于中而未究  
厥用以書之紙也蓋古之君子  
以時消息從道汗隆故其處則  
閉重玄坐虛白龍翔鳳峙桂郁  
蘭芳下生川岳之氣上發星辰  
之象其出則摘景光吐文質風



雲相照日月增明撫八翼而登  
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蓋喻張  
途變潛見道殊其分軌而立也  
類如此惟老師當休明之期崇  
肥尚之致滄洲密邇未徵嘉遁  
之文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

禹門卽爲陋巷簞瓢可以粒饑  
其所筆之書而用自見者固宜  
在此不在彼也蓋嘗俯仰近代  
之季朝鮮完璧之人有如浮沈  
金馬必突梯致誚卽或抗脩邁  
軸亦釣詭蒙訛而老師身旣躋

於清華名不挂於軒輊如日之  
升用特兼乎冬夏有情之衆各  
不得而親踈蓋品爲一代之完  
人宜文作千秋之鉅寶也所可  
惜者家食累年調梅未展溪毛  
輟饌嗟二豎之嘔啞妖麟種尚虛

恨予裘之未衍而老師已奄然  
先霜露逝矣無論勲名未表于  
時卽所垂禩者其文詞亦僅僅  
止此造物者何以老師爲拘拘  
也耶時敏昔在癸卯秋闈雅蒙  
特達之賞山陽未奠宿草先青

仰景行以興思睇遺篇而增慨  
蓋老師雅無意於立功功成而  
朝爲羽儀不得已而立言言出  
而世稱威鳳爰捐俸餘授之梓  
人茲集也出老師雖未得以身  
傳而猶以書傳也則老師于九

京或莞爾爾

賜進士同出身知仁和縣事門  
生上海喬時敏謹撰